

国家 文学史 低地

李路译
刘坤尊校
贺祥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低地国家文学史

R · P · 迈耶著

李 路译

刘坤尊 贺祥麟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 P. MEIJER

LITERATURE OF THE LOW COUNTRIES

(A SHORT HISTORY OF DUTCH LITERATURE

IN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本书根据 MARTINUS NIJHOFF 1978 年第 2 版译出

低地国家文学史

R. P. 迈耶 著

李路译

责任编辑：陶征

封面设计：任 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6.375 插页：2 字数：40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633-2181-0/I·171

定价：(平)23.00 元

(精)32.00 元

译 本 序

—

《低地国家文学史》的汉文译本终于付梓了，这是一部杰出的低地国家文学史，其汉译本又是一部典型的“难产儿”。早在1983年夏笔者赴荷兰参加鹿特丹市国际诗歌节时，诗歌节主持人、好友马丁·莫伊博士夫妇便以此书相赠，并且说这是所有荷兰文学史中最优秀的一种。原书为荷兰当代著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荷兰语言文学教授莱因德·P·迈耶博士所著，内容丰富，论述深刻，见解精辟，语言生动活泼，读了使我深受教益。这便勾起了我要把此书译为中文的想法。可是我太忙，像个风信鸡不停地旋转，百事羁身，无暇及此，看来这一打算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幻想。后来，我在一次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年会上遇到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的媒原先生，向他提及此事。他对于翻译出版这部文学史兴趣极浓，说低地国家文学史在我国还从未出版过，此事十分重要，出版了可以填补一个重要空缺，人民文学出版社愿出此书。不料我仍然在忙

于各项杂务，始终无时间真正动手。这一耽搁不要紧，正碰上了我国出版界前几年出现的所谓“低谷”。绿原先生深表歉意地说，对不起，有许多重要书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决定暂缓出版，这部书也不例外。于是，出版此书之议又只好搁置起来。

198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了，情况有了变化，师范大学出版社说，他们愿出此书，而且拟把它作为重点书来抓。这一佳音使我喜出望外，下决心翻译《低地国家文学史》。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成立，经费上也有困难。我乃先写信给一位荷兰友人、当时担任“促进荷兰文学作品翻译基金会”主任的约斯特·德·维特博士，请该会给我们资助，又写信给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的本书作者迈耶博士，请他同意我们出版此书。两位先生的复函都很好，基金会不会对文学史中译本的出版给以资助，迈耶博士则不但同意我们翻译出版他的大作，还同意了不要稿酬。这对我们当然是极大的鼓舞，我乃与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刘坤尊教授、系资料室主任李路先生商量，由李路先生翻译并负责统一整理全文，由刘坤尊教授和我负责校订。对此，刘、李二先生欣然同意。

对像我们这样原先都不曾专攻过荷兰文学史的人来说，翻译这部书难度不小，翻译中间出现了不少困难。所幸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资料室藏书丰富，靠了查阅各种书籍、互相切磋以及不断向有关专家请教，我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三年时间，把全书译出，经过再三修改，最后定了稿。这中间，李路先生以抱病之身，一边与病魔战斗，一边开足马力，日夜奋战，拿出了全书译文的初稿；刘坤尊教授和我则校订译稿。“数年怀胎，一朝分娩。”这孕育“难产儿”的各种酸甜苦辣，我们都尝到了。

二

“必也正名乎?”这“低地国家文学史”的含义需要说清楚。所谓“低地国”(The Low Countries)指的是欧洲西北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只因这三国地势低洼，不少地方比海平面还低，故名。但“低地国家文学史”却并非指以上三国的全部文学史，而是指荷、比二国用荷兰文来写作的文学之历史。历史上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的人民一向讲荷兰语，因此，用荷兰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就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荷兰文学”，而应该称“荷、比二国荷兰语文学”，为方便计，这本“荷兰语”文学史乃命名为《低地国家文学史》。

本世纪 80 年代时，我曾两次去荷兰，第一次是 1983 年 6 月，我应邀去鹿特丹参加首次有中国人参加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会见了荷兰和世界各国许多诗人，并游历了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海牙等许多城市。第二次为 1986 年 11 月，那次我在美国应邀去参加鹿特丹“各国作家大会”，除了去荷兰一些城市外，还顺便访问了比利时古城安特卫普。荷兰和比利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700 多年曾在文学艺术上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均被纳粹侵略者占领，灾难深重。特别是荷兰的鹿特丹，整个城市基本上被法西斯侵略者夷为平地。战后初期，荷兰全国千疮百孔，经济上遇到极大困难。但是，靠了荷兰和邻国人民的一同努力，终于在战后 30 年中创造了荷、比、卢三国的“经济奇迹”，三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繁荣。就连当年已经是一片废墟的鹿特丹市，也像传说中火里诞生的凤凰一样，成为一座重新焕发了青春的美丽而富饶的城市，而且鹿特丹港也已重建为全欧洲最大的港

口。

荷兰有许多特色。一谈起荷兰，人们就很自然地想起它的运河、堤坝、风车、奶牛和以其国花郁金香为首的似锦繁花。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植根于低地国国土和人民之中、源远流长、绚烂多姿的荷兰文学，它在欧洲文学、世界文学百花园中占有重要位置。这部《低地国家文学史》是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荷兰文学发展概况的一本极好读物。我们谨以《低地国家文学史》中译本，献给自 1954 年中荷两国建交以来日益发展的中荷两国间的真挚友谊。

贺祥麟

1992年11月17日于桂林

又：本书付样时，惊悉原作者迈耶先生已于 1994 年病逝于伦敦。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出版延误甚久，致使迈耶先生未及目睹《低地国家文学史》中译本之问世，至以为憾。

贺祥麟

1995年11月6日于桂林

前　　言

荷兰文学，无论定义怎样下，都应当是指所有用荷兰语写的文学。因而，就得把弗里西亚(Frisian)文学排除在外，尽管弗里斯兰(Friesland)乃是荷兰王国的一部分；这正如英国文学史要把威尔士文学排除在外一样。同样，本书也不涉及南非荷兰语文学，因为这种语言，自从它在17世纪脱胎于荷兰语的第一天起，就独立发展，因而理所当然要被视为另一种语言。

所以，荷兰文学就是指用荷兰王国境内以及比利时王国的所谓佛兰芒语区内所操的荷兰语所写成的文学。这个佛兰芒语区，位于经过布鲁塞尔南侧而横贯比利时的那条语言分界线的北侧。在现代，上述定义是够清楚的了，但是在从前，就还需要加些解释。比如，我们讲到中世纪时期时，所用的“荷兰语”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中世纪，并无标准的荷兰语，在中世纪的背景下使用的“荷兰语”这个词，乃是一个集合名称，指的是若干种彼此相异但又关系密切的法兰克方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林堡(Limburg)和布拉邦特(Brabant)两个公国以及佛兰德(Flanders)和荷兰(Holland)两个郡的方言。荷兰这个词本身又是含混不清的，它既可以指当今的荷兰王国(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也可以指中世纪的荷

兰郡(County)或指后来的荷兰省(Province)。在本书中,荷兰(Holland)一词用来指该郡或省,尼德兰(The Netherlands)一词用来指荷兰王国,而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一词则用来指荷兰王国和比利时王国的疆域总和。

本书的编排尽可能简单:按年代顺序叙述,并按世纪分期。作为对一种文学的初步介绍,这样安排,尽管粗疏,却也自有其好处,胜于过细地划分为短短的几个时期,也胜于按文学样式或者按作家们一代代的接续来编排。

本书是文学史之作,而且又是一本简史,这个出发点决定了它的范围有限,所论及的仅限于最重要的作家。凡所选取,无非沿袭惯例。但亦清楚,无论谁来选,都不免带有个人的偏好。再者,按照通常理解,历史所论述的是过去的事情,因此,尽管很想把荷兰和比利时的当代作品全部包括进去,来个现场评述,但还是不得不割爱了。时代,这位饱受诟病的文选家,总要首先起作用。

本书不加脚注,并非意在自诩凡所论皆我首创。如果在该鸣谢的地方我都已鸣谢,那么再加脚注就显得累赘了,我这样说就最好不过地表达了我对整个荷兰学术界的总的谢忱。

我特别感谢雅各布·斯米特(Jacob Smit)教授,多罗莎·R.卡瓦莉(Dorothea R. Coverlid)教授和迈耶-莫里逊(Meijer-Mollison)教授,他们几位审阅了我的手稿,并且多所斧正。

此外,还要感谢荷兰文化娱乐与社会福利部长,承蒙他委托我编写本书;感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院(现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他们颁发一笔迈耶基金会研究奖学金,以资助我到荷兰作短期脱产研究。

再 版 前 言

在这个新版中，作者对文字作了彻底的校订，并增补了最新资料。第一版该讨论而没有讨论到的作家，已经补列进去了。我希望，现在雅各布·海尔(Jacob Geel)就能够同皮特·帕尔岑斯(Piet Paaltjens)、赫尔曼·海耶曼斯(Herman Heijermans)、涅斯契奥(Nescio)以及其他一些作家一样享有其应有的位置。

衷心感谢赫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ull)的彼得·金(Peter King)教授，感谢他对本书第一版所作的极有益的批评。特别感谢伦敦大学贝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的荷兰语讲师保罗·文森特(Paul Vincent)先生，感谢他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

作者 1978年2月，伦敦

目 次

译本序	贺祥麟(1)
前 言	(1)
再版前言	(3)
第一章 早期阶段	(1)
12—13世纪	
第二章 说教者和演艺人	(27)
14世纪	
第三章 统治者与辞藻家	(50)
15世纪	
第四章 改革派与人文主义者	(76)
16世纪	
第五章 黄金时代	(109)
17世纪	
第六章 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	(161)

18世纪	
第七章 道德主义者与反道德主义者	(205)
19世纪	
第八章 现代时期	(275)
20世纪	
 注 释	(399)
第一章.....	(400)
第二章.....	(407)
第三章.....	(413)
第四章.....	(420)
第五章.....	(433)
第六章.....	(448)
第七章.....	(459)
第八章.....	(480)
 译后记	李 路(510)

第一章

早期阶段 (12—13世纪)

一种文学创始于何时？有人会说：始于第一部作品。这个回答——既简单又干脆。可是，文学史家往往不满足于第一部作品的出现，而要求有更多的东西。在他看来，所谓第一部作品，只不过是保存下来的第一部作品而已。他准备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究，究竟在这第一部作品之前，还有没有别的作品。如果有，那些失落湮灭的作品又是什么样子的。为此，他挖空心思从现有的证物中榨取每一点滴的消息，其结果往往十分引人注目，但同时又总是靠推论得出来的。

在荷兰文学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 12 世纪出现的第一部作品之前,究竟有没有过一种当地方言文学,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在作许许多多的猜测。现在看来,可以肯定是有过的。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作品,有着相当高的文学技巧,这就十分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的确有一些材料,涉及那些确实存在过的作品。我们知道贝恩列夫^①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弗里西亚行吟诗人,阿尔特弗里达斯(Altfridus)在他所写的柳特格尔^②传记中曾提到过他。贝恩列夫生活在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死于公元 809 年。据阿尔特弗里达斯说,他抱着竖琴,自弹自唱,歌颂弗里西亚人的英雄业绩,以及他们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看来,12 世纪以前的沉寂状态也并非完全不曾打破,不过,我们既不知道贝恩列夫是孤单单的一个人物呢,还是众多人物当中的一个;也不知道他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有那么一个广泛流传而又不容置疑的说法“Frisia non cantat(弗里西亚不会唱歌)”——其来源至今尚未查到——似乎暗示:贝恩列夫不会是许多个人。然而,这个说法也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它可以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或是一种轻率的推断,或是忧愤诗人所爆发的怒火,或是一桩令人难堪的事实,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知道,在同一时期内,也有过一些法兰克歌谣。查理大帝(Charlemagne)对这些歌谣甚感兴趣,曾下令大力搜集并记录下来。不幸的是,已搜集起来的这些歌谣,一首也没有保存下来。据说是被查理大帝的儿子下令销毁了。

加洛林王朝以后,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总的说来,对文学创作相当不利。西欧处于持续的动乱之中,而内部的不安定,又由于北欧海盗的频繁入侵而更加恶化。在这样的境况下,许多文字材料势必遭到毁坏。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仅有的一份材料,是极短的,至

多只有一个完整句子。这份材料是 1932 年发现的，可以在牛津大学波德里恩图书馆收藏的一份手稿的最后一页上面找到。在那页纸上，必是有人在试新笔时写下了“Probatio pennae si bona sit”的字样（大意是“试试看这支笔好不好用”，这是那“机灵的棕色狐狸”的早期文本）。此外，又加上了一个拉丁文句子，以及用被语文学家称作古代西部低地法兰克语（最古老阶段的荷兰语）写成的意思相同的句子。这个句子原文是：hebban olla vogala nestas hagunnan hinase hic enda thu wat unbidan we nu（意思是：除了你和我之外，所有的鸟儿都已经开始筑巢了；那么，咱们现在还等待什么呢？）此文大约成于 11 世纪中叶，正处在荷兰文学发轫之时。有些人将此句解释为一个旅居英格兰的佛兰芒僧侣的思乡之词，也有些人解释为祈求僧侣生活中灵魂安宁之语；但是，它更像是一首爱情诗，至少也是一首爱情诗的雏形。

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荷兰语文学作品出自低地国家的南部。实际上，中世纪的荷兰文学多数起源于南方，即林堡、佛兰德和布拉邦特。荷兰则在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一潭死水，还没有摆脱其文化上的孤独状态，如此一直持续到 14 世纪。南部地区有其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靠近西欧的文化中心，并且处在好几条贸易通道的交叉点上。佛兰德郡拥有布鲁日(Bruges)港口，仗着伊普雷(Ypres)和根特(Ghent)两城市的羊毛贸易和织布工业，因而发展迅速，繁荣昌盛，这样，也就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佛兰德还是法兰西王的一个采邑，因而法兰西文化自然容易进来，这对当地文化生活自然是一个强有力促进。林堡面对莱茵兰地区(Rhineland)，原先更倾向德国。它属于列日(Liege)主教区，而列日主教区又是科隆(Cologne)大主教区的一部分。但是，到了中世

纪后期，林堡又更多地倾向法国。当林堡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出现时，它显示出同法国文学的关系比同德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布拉邦特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原先同德国莱因兰地区的联系同样逐渐解体，转而倾向法国。除此之外，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宫廷贵族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法兰西化，因而，他们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权威，自然成为传播法兰西文化的工具，而不会用来发展真正的荷兰文化。

所以，低地国家的文学生活的最初阶段受法国文学统治，也就不足为奇了。12—13世纪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从法文翻译或者改编过来的。即使当中有些零星的原作，例如《卡尔^③和埃勒噶斯特》(Karel ende Elegast)，也是法兰西文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中世纪的荷兰文学尽管总的说来是衍生出来的，却也颇有一些例外，其中最突出的是动物故事诗《列那狐传奇》(Vanden vos Reinaerd)。这是那个一向很有独特个性的文化所产生的第一个文学产物。该文化在荷兰城市生长，对后来低地国家文化生活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

荷兰最早的文学作品始于1160年至1170年之间（这也是诺曼人征服英国，带来一个大沉寂时期之后，第一批英语作品重新出现的年代）。这就是林堡的一位贵族亨德里克·范·费尔德克^④所写的《圣者塞瓦修斯的一生》。这是一位圣徒的传记。对于文学史家来说，费尔德克一向是个猜不透的谜，因为这本传记是流传下来的费尔德克的作品中唯一的中古荷兰文文本。而他的其他作品，如《埃涅特》(Eneid)^⑤以及一些爱情诗，流传下来的都只是中古高地德语文本。这些作品到底原本用的是哪一种语言呢？莫非是先用中古荷兰语写成，然后译成为中古高地德语？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

不休。现在看来,可能是费尔德克先是用荷兰语写他的《埃涅特》。但是,他在完成之前就把手稿借给了一个朋友克雷沃伯爵夫人^⑥,而她却把稿子弄丢了。后来又在图林根找到,费尔德克就在此地把它继续写完,并且,据推断可能也在此地把它译成中古高地德语。从那以后,费尔德克就对中古高地德语文学产生强大影响,并且成为德国爱情抒情诗传统的真正创始人。他被沃尔弗拉姆·冯·爱森巴赫和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⑦等德国诗人视为大师,又为他的一些德国后辈所称道并尊为诗歌技巧的创新者。奇怪的是,他的荷兰同代人或者后辈,倒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创新技巧,这也许可以用范·米尔洛(Van Mierlo)所持的看法来解释:在荷兰文学中,他根本算不上一个创新者。运用同样技巧,即诗行大致等长,使用纯韵(Pure rhymes)的诗人有好些个,他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圣者塞瓦修斯的一生》并非一首创作诗歌,而是根据一份拉丁文原作改编的,原名为《生活与奇迹》(Vita et Miracula),是一部关于圣徒们及奇迹异行的故事集,出现于11世纪末。费尔德克的这部诗有6千行,用押韵的双行对句体写成,大多数中世纪荷兰文学作品都是用这种诗体。作为一部艺术品,它并不怎么出色,当然也没有达到《埃涅特》的水平。它相当枯燥地叙述了四世纪时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的主教塞瓦修斯由出生到死亡的故事,以及他在死后显灵所作的各种奇迹。最有趣的算是这一段了:塞瓦修斯竟然与5世纪的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406?—453)交往,并且使他改信了基督教。至少有那么短短一段时间是这样。无视史实,这是典型的中世纪作品的惯例。

这种专写圣徒经历和奇迹异行的圣徒传记,虽然是中世纪时